

我家的“室友”几千位

□冯秋玲

前些天,我打算在家里接待一位从未谋面的尊贵长者。看着乱糟糟的屋子,我准备好好整理一番。

半天时间,我把厨房擦洗得窗明灶净,连热水瓶也擦了一遍,松了一口气。可是,接下来的活,我无从下手了,因为,我家有几千位“室友”,它们挤挤挨挨地住满了我家的角角落落。

看看,家里的五个书柜,都被它们住得满满当当的。梳妆台、书桌、音箱、床头柜上,只要能堆书的地方,都堆得老高老高,简直摇摇欲坠。走道上放着儿子本科、研究生毕业时带回来的一箱箱书,让走道变得很窄。沙发上、饭桌上、洗衣机上,还有电视机前,一堆堆、一垛垛、一叠叠的报纸、杂志、笔记本,还有我的稿子。连床底下,都是儿子小时候看过的童话、画报和登有拙作的报纸。现在,这些“室友”正蹲在各自的角落,有的等待起哄,有的相顾而笑,看我想整理又无可奈何的窘样——唉,我的“室友”们,我投降了!

几年前,有一回,我发了狠,“今天要把床底下的书整出来统统处理掉!”忙碌了一整天,汗满身,尘满面,挑出来一堆书准备卖掉。先生说,再查查,卖掉了可找不回了。于是,我再挑,挑出十几本。他乐呵呵地来了一句:七十平方米的房子,容不下这十几本书了?得,不卖了!一天的劳累白费,还得找地儿再码整齐。

年幼时,爸爸经常忙完一天的事情后,在台灯下看书,那份愉悦、专注的神情,常常惹得已经上床的我跑去偷看。爸爸就让我坐在他的腿上,一起看书。虽然我看不懂,但那份静谧、那份温馨,还有爸爸身上好闻的热气,让我感到很安心,很幸福。

那时,吃晚饭时,爸爸常常给我们讲故事:诸葛亮舌战群儒啦,孙悟空智



作者供图

取芭蕉扇啦……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吸引着拿起书本,走进书中的世界,让我们兄妹都“培养”成了书虫。

读小学时,经常在风和日丽的周末下午,我们睡午觉醒来,刚忙完家事的爸爸便带着我们去“买饼干”。那时的我们,一大三小四个人,最放松了。我们从新街住处来到开明街口,走进新华书店。爸爸说,买书的钱不要超过一元。于是,我们开始挑书。当时的一元钱可以买好几本连环画了。在我们挑书的时候,爸爸便去隔壁的食品店买好碎饼干(便宜),回来为我们挑好的书买单。四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,欢天喜地的,别提多开心。当然,去买书前是要洗干净脸和手的。爸爸说,书是好朋友,见好朋友不能邋里邋遢的。

二十几年前,我所住房子从五十几平方米扩到了七十平方米。当时搬家时,一车家具一车书,原以为两室变三室,可以多买些书了,书也可以放整齐了,可事实证明,不是这样的。再看看现在,房子一百平方米出头了,书也是克制着买的,可那书的队伍却越来越不整齐了。家成了“书城”,人只能在书的空隙里吃饭睡觉。2017年,我为云贵贫困山区中小学建立图书馆,捐了1500多本书。如果那批书没捐掉,我估计我的家人只能睡在书堆上了。

但打心底里,我很享受这种坐拥书城的感觉。书是我最忠实的室友,它们见证了我们一家三口多少艰难与快乐的时光!儿子从小淘气到研究生,再到有了心仪的工作。先生与我携手走过了几十年酸辣苦甜的日子。生活是硬的,书是软的;生活是冷峻的,书是温暖的。那些苦难的日子、血泪交加的生死关头,书给我安慰,帮我擦去泪水。平静快乐的日子,书让我更快乐,让我生有可恋。它们不会让我生气,不会召之不来,更不需要我侍候一日三餐。

当书让我哭时,那份感动,能够进入心灵最深的地方;当书让我笑时,那份快乐,也像是融化在心里的糖。他们有时让我醍醐灌顶,突然清醒,痛楚随之而来,有时又让我如腾云驾雾般,忘却了人间的一切痛苦与烦恼。

带着书香的女子,即使没有时尚的衣着,没有昂贵的珍宝,自有一份华丽的气质,这是我的向往,也是我的修炼。我的“室友”们,正用氤氲书香,将我浸润、打造!

战带

(小小说)

□谢志强

武工队队长徐杰孤身回家,村里也贴有通缉他的告示,悬赏大洋一百元。母亲卧病在床,他来陪护,都知他是个孝子。可是,第二天中午,徐庄东头的邻居徐福义气喘吁吁地跑进来,说:阿杰,阿杰,鬼子汉奸来了,快跑。

徐庄离鬼子的据点有十多里路,那么快就出动了,地北头的土路上,一小队的鬼子,一个排的伪军,还带着歪把子机枪。徐福义正在村后的高粱地除草,他知道,准是冲着徐杰来的。他抄近道入院门,说:大婶子病了,我们来侍候。

敌人包围了徐杰家的院子,发现徐杰已往村西跑了。鬼子吼叫,伪军咋呼。北面的敌人也抄过来。前堵后追,子弹呼啸。

徐杰手持双枪,左右开弓,边打边退,退到村西小学的围墙,他纵身一跃,跳进校园。敌人进了东校门。他翻过西墙。他的腿快,出村,进了西大洼地,已把敌人甩在半里远了。

大洼地像个大盆,也种着高粱。远看,高粱在大洼里,一片青纱帐,好像窝在地底下,染得“大盆”净是绿色。

徐庄西的钱北正在锄草。他是徐庄的独家异姓。他猛一眼看见徐杰持着两把短枪奔来,好像一股旋风刮进高粱地。

过后,钱北说,他当时心里发毛了,似乎等待已久的祸降临了。他惊慌地丢下锄头,拨开茂密的高粱叶子,疾步往西跑。

六年前——1936年,钱北告状——是村中的大户怂恿,借了他的口诬告。徐杰的父亲进了监狱,当年死在狱中,两家结下了冤。钱北心虚,误以为徐杰来寻仇。

钱北在前边逃,徐杰在后边跑。钱北没看见很多鬼子和伪军已包抄上来,追的是徐杰。

仅一袋烟的工夫,钱北已跑得脸色苍白,上气不接下气。后来,他说:胸口一股热腾腾的血,像是要从喉咙里冒上来。

徐杰靠近了。钱北索性一屁股坐在高粱地里,说:阿杰——老弟,你还惦记……我也记着,当年——对不起,要报仇抵命,你就给我一枪吧,不

——跑了,我跑不过你。

徐杰往身后一指,说:你糊里糊涂跑个啥?鬼子汉奸追的是我。钱北愣过神来,望见青纱帐的远处,高粱秆在乱七八糟地晃动。

徐杰拉起钱北,说:我跑,不关你的事。

钱北终于正视着徐杰,说:哎呀,你的肩头有血。

徐杰摸着左肩,说:啥时候,子弹钻进去了?

钱北帮他脱掉上衣。肩和脖子的拐弯处,有一个枪眼——那个小洞还在冒血。

徐杰说:还好,再往下,就伤到要害了,我就跑不动了。

钱北解下扎腰带。当地称战带。穿中式服装,男人将长长的整幅的土布扎在腰间,干起活来有力有劲。那是沿用古代军士的叫法:战带。徐州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,战争频繁。

徐杰腰间系着皮带。是缴获的战利品。他咬紧牙关,说:感觉像蚂蚁咬。

钱北从战带上撕下一条子布,顺手抓了一把田埂上的沙土,敷在枪眼上。沙土吸饱了阳光,发烫。他又抓了一片高粱叶子,在战带上擦拭一下,盖在伤口上边,用布条子包扎起来,说:赶紧跑吧。

徐杰拍他的肩膀,说:你往北方跑,我往西边跑,一起跑,有危险,后会有期,来日答谢。

钱北拽住他的胳膊,说:哦,把战带扎上,跑起来有劲。

徐杰向西,消失在青纱帐里。

过后,钱北知道徐福义报的信。他就找徐福义,说:徐杰跑的时候,把高粱弄出很大的响动。徐福义说:那是把鬼子吸引过去。

徐福义已将徐杰的老母亲接到家里,钱北熬了中草药,送来。脱口道歉,说:大婶子,我害了徐老大,可是,阿杰不记仇。

老母亲说:你还惦记着那事,这是什么年头了?日本鬼子打进家门了。

徐福义报告了徐杰的话,说:幸亏徐队长扎上你的战带,跑出了敌人的包围圈,徐队长系上战带,不解下来了。



AI制图